

家乡油菜花又开

□杨茂荣

紫塞乡村美如画！晋西北平鲁区阻虎乡的油菜花，就生长在这片沃土上。它们摇曳在丘壑上，欢笑在山洼间，点亮了紫塞的夏天。

平鲁的油菜花，开在塞北山区，一簇一簇挽在一起，就像给蜿蜒长城围上了金色的纱巾；开在塬上，油菜花外点缀着粉红的荞麦花、乳白的山药花，与山顶的白色风电大转轮、五颜六色，煞是好看；开在山乡农家小院门前，金黄的雾浸过庭院，红灯笼在雾中若隐若现。站在庭院门前的农家人，手搭在额头上，迎着耀眼的阳光，喊一声，“好风光啊！”

平鲁区阻虎乡的梯田里、山岭上、幽谷里、道路边，都是油菜花，灿如黄云。站在迎恩堡北银圪旦烽火台上俯瞰，座座山宛如一个个堆砌的金山“盆景”，或大或小，或高或矮，起伏跌宕，似乎一弯腰、一伸手就可端走一盆。梯田与梯田之间，山与山的褶皱处，夹杂着零星的山村、绿树绕山的公路，还有袅袅

的炊烟。

适逢阻虎乡迎恩堡万亩油菜花观赏旅游节的大幕拉开，那古堡长城博物馆下，又增添了游乐场、直升机、热气球、房车营、骆驼游、美食摊……许多活力四射的现代元素，吸引着晋蒙游人前来观光！又逢身挎长枪短炮的全国摄影师聚焦长城一号旅游路采风、穿越古堡，为当地观光旅游节烘托出了隆重的气氛！

山乡的油菜花，连片成海，那万亩的金黄，直把山头压矮、蓝天压远、农舍压小、乡道压瘦。站在烽火台鸟瞰四周大地，村落、园区浮在黄云上，间或有几块莜麦田、玉米田、苗木园、养蜂箱点缀其间，嵌进金黄色的原野里，翻滚出一段墨幽幽的乡道，又一头扎进金色的波浪里。青山脚下，长城旅游路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，好似悬浮在金浪上。

山舞绿岭间，长城旅游路弯来弯去，弯出了左一个秃岭、右一个塬子，油菜花就开在这

茄子、塬子上。从闫家窑、迎恩堡到阻虎S形的乡村道两边，层层旋转的梯田上，油菜花开得热烈，仿佛两座遥遥相望的金山，村庄就淹没在金山窝里。

轻风习习，几株油菜花偷偷从公路边的绿树后探出头，羞答答地亮出一抹黄来，洒在公路边，任凭疾速的车流怎么冲也冲不走。

在晋西北油菜花开的日子里，灿烂的油菜花，总是与山乡、沟畔、古堡的炊烟在一起，与井边洗衣的村姑、悠闲走动的老人、跑来跑去的孩子在一起，与耳边传来的犬吠声、鸡鸣声、牛哞声、羊咩声在一起，与小车的喇叭声、蹦蹦车的蹦蹦声、摩托车的突突声、村部的广播声、绿荫下的手机铃声、播放的轻音乐在一起，也总是和当地人凝望着黄花发出的爽朗笑声在一起。

当地人是种植油菜的高手，看着盛开的油菜花，怎能不满心欢喜？今年又是一个油汪汪、香喷喷的好年景啊！



油画《油菜花开》 赵世英

艰难的转换

胡木诗集《碎片、尘埃与海浪》序

□吴小虫

之所以迟迟没有写这些文字，是我心中有顾虑。为朋友写评论可以，写序就有另外的意味。或者说，即使你写了，你能给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胡木，以及要怎样介绍他的诗。但胡木的诗集马上就要出版了，作为同乡、诗友，无论如何也要表示祝贺，更多的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，所共同面对的这个世界种种，要通过诗歌这种方式来表达。

在我们的故乡晋北，远一点的历史，多民族聚居，民俗文化的大融合，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。或许是天高地远，那里的民风粗犷，吃大锅菜，过年过节煮猪头牛头庆祝，人的心思简单，骨子里倔强，即使现在更现代化了，但精神的底色依然没变。我想我和胡木是一样的，他在右玉县，我在应县，我们从这里出发，没有约定，在飘飘荡荡中，在各自的轨迹中，因为诗歌有了交汇。

也真是巧合，胡木出这本诗集，有一个很大原因，是总结他的2013到2023这十年的漂泊生活。就如他说的，“从蜀地到岭南，从岭南归蜀地/几经流转，终又回到原点”。而我，也是突然之间，在同一个时间，突然离开太原去了重庆，然后又辗转成都，这一晃也是十年。十年，不长不短，我

仿佛又看到了最初的那个苦涩的自己，是怎样在一种懵懂中前行，又怎样在命运的引领下想去敲响诗神的琴弦。

胡木应该也一样，一支羌胡之木，要在南方扎根生长，要把自己雕琢成一支笛子，这何其艰难。他的诗集的名字《碎片、尘埃与海浪》其实也是这个意思，人已经被撕裂，是一块一块的碎片，就像他在诗中不断写到的，大象失去了象牙，用撞毁的方式呈现死亡，而一头冲撞的犀牛，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这些感受是真实的，他忍着疼痛记录下来，但更多的是困惑，是矛盾——一个人如何统一自我。

所以在诗集的开篇，我们看到了他的关于故乡的书写。但他并没有写故乡的温情，而是借它来“回应我，修复我”此刻的残缺，在《北国来信》中，他写道：“黑夜散去，改名换姓/在新的地名里重新生根发芽”，在《暴雪》中，他又写道：“我将从南方回到北国出生的村庄/把名字托给一块石头”，南方是“方向”，而北国却是一个人的“国家”。但又能怎样呢？他又清醒地认识到，“一张纸嘲笑我/刻舟求剑”（《故乡刻在子弹上》）。

于是他又把情感寄托在了爱情、友情上，试图从对方身上找到那个片刻的自己。诗集中有几首诗，不断出现一个女性的名字“阿

兰”，反复研读，你会从中读出一种呼唤，就像孩子呼唤母亲那样急切。无疑，女性的力量是不可估计的，不然“母亲”不会成为一种永恒的意象，佛教中不会有“度母”之名称。但我们也忘了一种事实，有时你我也只是时间手中的摆件，同样脆弱不堪。而另外一些写给男性朋友的诗作，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共振，在喝酒时间当中的人生交换。

“酒”在胡木的诗中频频出现，有时助眠有时沉醉，在这背后，是他心里明白，“我们的脆弱被一次次包装、置换、叫卖”，于是只能“一边厌恶酒精，一边痴迷酒精/它关上了一些我，也给出了一些我”（《酒精》）。给出了什么？我想就是这种叫诗歌的心灵独白，让我们在严丝合缝的日子里有稍微的喘息：

我知道一个人容易被露水打湿
所有夜晚孤独的盛开
都对应着一枚有些体寒的硬币

我是幸福的
当不再面对群山呼喊
我便已越过陈旧的时间
——《但我是幸福的》

虽然整本诗集的调子偏沉，但他依然期望在下一个山口看到繁花盛开。而这种生命情境的转换，也带动着他在诗歌层面的转换。在第四辑“我看到一生贩卖的矛与盾”中，我看到一个真正的

胡木，他在努力地介入和融入。光是这些题目就叫人惊心：“雕像挽歌”“玩具”“纪念碑与面包”“指犀牛为牛”……他突然有了一种决绝，同时还有一些不屑和不齿，他已做好了和时间、生活的较量的准备，而哀歌还并未响起。

他开始逐渐“在场”，在玉林西路、在科华北路、在长野书局……他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当地人（思维），他要“翻越我或掩埋”，他要“躺在一块长满红斑的铁皮上，看起来像一段被焊住的钢筋”。他的这种底气来自自己已经将自身置之度外，因为在“阴影中失序生长破碎的人”，只有“把自己扔进大海，扔进冰雹，扔进风暴”。而这种“决绝和不屑”，在诗的层面上也并非是一种稳定的表现，它更像是觉醒，是自我生命和诗歌开始融为一体的开端。

很高兴有机会认真读了胡木的诗歌，也让我顺便审视了一下自己的诗歌写作。在私下的交往中，也是这位真诚的兄弟带给我很多做人做事的启发。我本来还想假装老练地讨论一下胡木诗歌中的其他一些问题，转念一想全无必要，一个诗人的成熟，有很多种要素，如果他有心，自然会在写作的实践中明白很多东西并将之解决。

愿我们常在一起喝酒，常互相吹牛，然后回去摆弄自己的生活和诗歌。

军人

□李日清

当健步踏入军营
你荣幸成为一名军人
当穿上这身整洁的绿色军装
就融入部队这座坚不可摧的熔炉
钢枪紧握手中，目光锁定前方
神圣的职责，有了厚重的分量
服从指挥，作风优良
是你久远秉持的航向

你是万里长城上一块坚硬的砖石
用热血铸造起一道铁壁铜墙
你是大海上汹涌的浪花
用点滴的情致
打造出攻不破的屏障
青春正盛，生命昂扬
你是群山中的磐石
你是广阔疆土上的白杨
你是雷霆闪电
你是天宇中的星辰
你是镌刻在中华大地上的
一座不朽丰碑

消失的秦昌堡村

□胡木

我梦见一个人，我梦见我
大雨滂沱
地图上消失的秦昌堡村
又浮现在地面
那是母亲出生的地方
白蝴蝶扇动翅膀
轻易扇落失修的屋顶
我在外公院中残破的砖石下
寻找一个
挂满泥土的棕色药瓶
剩余不多的布洛芬缓释片
抑制着时间的痛感
如今，野草重新夺回失去的土地
四处散落的后人
在新地名里
渐渐遗忘祖辈的传说

赏油菜花（外一）

□杨怀胜

遍赏金黄久忘归，清风带露入闺闱。
休言我亦多情客，蝴蝶恋花犹不飞。

恋油菜花

岁岁花开在此时，诗心胆胆两追随。
休言花是无情物，花亦如人情不移。

寻凉

□邵连城

骄阳似火苦相侵，来觅湖滨草木阴。
柳浪荷风消酷热，坐听蛙鼓与虫琴。

思远人·忆父亲

□梁峙山

常忆椿庭仍健在，多少笑颜对。
抱高情仗义，春秋无论，温酒唤同辈。
最愁疾恙牵衣袂，忍把路程闭。
幸暖意永存，几回宵梦，几曾竟垂泪。